

美器不如美食，美食不如美厨娘。

朽父厨娘

下

六月微蓝◎著



内蒙古出版



朽女厨娘

下

六月微蓝◎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朽女厨娘. 下 /六月微蓝著.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80723-597-2

I. ①朽… II. ①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86975号

朽女厨娘·下

六月微蓝 著

作 者: 六月微蓝
策 划: 花园文化
责任编辑: 云高娃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地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深圳市天邦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字数: 600千字

印张: 36

印数: 1-10000册

版次: 2011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723-597-2

定价: 52.00元(全两册)

远方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第一卷 御赐小妾



第一章	适应生活	001
第二章	账目差池	004
第三章	倾诉烦恼	007
第四章	被迫学琴	011
第五章	暗中窥探	015
第六章	白玉簪子	018
第七章	丰收喜讯	022
第八章	初尝辣菜	027
第九章	宁为民妻	031
第十章	莲花大餐	035
第十一章	清汤素面	039
第十二章	母女重逢	042
第十三章	安宁公主	045
第十四章	简易披萨	050
第十五章	游园话别	054
第十六章	辗转反侧	058
第十七章	脸现斑疹	062
第十八章	离别之夜	067
第十九章	到达云州	071
第二十章	酒楼体验	076
第二十一章	婉言相拒	079
第二十二章	招募人手	083

第二十三章	殷勤探话	087
第二十四章	佳人相邀	092
第二十五章	暗动杀机	097
第二十六章	自寻死路	102
第二十七章	买下酒楼	107
第二十八章	知府光顾	110
第二十九章	设计巧遇	112
第三十章	破釜沉舟	114
第三十一章	定下亲事	119
第三十二章	露天夜醉	124
第三十三章	意外求亲	128
第三十四章	执子之手	133

第三卷 回锅主母



第三十五章	夜饭盐话	139
第三十六章	调侃试探	142
第三十七章	赵府旧识	146
第三十八章	清不清白	150
第三十九章	祸事疾至	154
第四十章	亲密接触	159
第四十一章	一路彻谈	164
第四十二章	林中暖泉	166
第四十三章	夫妻夜话	170
第四十四章	委屈先生	173
第四十五章	关押天牢	179
第四十六章	千夫所指	182
第四十七章	天子亲审	185
第四十八章	疯傻大夫	190
第四十九章	被抢先机	194
第五十章	劫狱行动	199
第五十一章	初次登门	202
第五十二章	婢女青如	205
第五十三章	跳井寻死	209
第五十四章	罗绮遗物	213
第五十五章	软硬兼施	219
第五十六章	八卦丫环	221

第五十七章	神秘来历	224
第五十八章	久别重逢	229
第五十九章	莽撞提亲	235
第六十章	市井传言	239
第六十一章	赵家诸事	245
第六十二章	嫁前琐事	248
第六十三章	美味河豚	250
第六十四章	家败遭难	256
第六十五章	姻缘不定	260
第六十六章	百年好事	263
第六十七章	春宵正长	269
第六十八章	紫风庙集	274
番外篇	各有各归宿	277



第一卷

御赐小妾



第一章 适应生活

陆策淡淡地嘱咐下人几句，打发那个新入府的家丁和洗竹一块出去置办些东西，其余四名丫环和浆洗厨妇则交由温柔使唤，他自个拿着一卷洗竹交给他的东西，到书房去了。

温柔坐在厅上，和那些丫环仆妇们面面相觑，她是不知道要说些什么，那些丫环仆妇们则是被她盯得心里忐忑，生怕这位夫人对她们看不上眼，回头又让人将她们卖了。最后还是温大娘笑咪咪地问道：“你们叫什么名儿？”

其中一个瘦削脸庞看起来有几分姿色的丫环先开口道：“小婢名唤香兰。”

“小婢名唤采芹。”另一个态度有些怯弱的丫环跟着答话。

另两个仆妇一个姓孙，另一个姓汤。

报过姓名后，照例主子家要另赐名好方便叫唤，可温柔实在没什么起名字的天赋，索性不改，反正陆策要是觉得名字不好，再让他自个去赐名好了，因此只吩咐她们洒扫一下屋子，买些菜回来，她便带着小环和温大娘去挑选她们要住的屋子。

温大娘在宅子里逛了一圈，看见什么都爱，口里不住地念佛，说是原以为后半辈子就要穷困潦倒至死，做梦也没想到今生能住进这么好的地方。

温柔听见她的话，心里既好笑又觉得有些酸楚，忍不住长叹了一口气。

小环见状，悄悄关切道：“姐姐，我瞧你今几个一整天心情都不太好，是不是姐夫他对你……对你不好？”

“没有，挺好的。”她可没说假话，陆策做到这分上已经够好了，只是其中许多事却无法说给小环听，只好岔过话题，笑问她，“你想住哪？”

“姐姐住哪？”小环反问。

温柔停住脚步，看着四周幽密的竹林笑道：“我倒是喜欢这地方，又接着长廊，天住时坐在廊上乘凉最好，只是冬天恐怕就有点阴寒了。”

“冬天时姐姐再挪地方就好。”小环笑道：“我一个人住会害怕，让梅香和我一同住吧，我选你旁边那座临水轩，好大一池水，看着眼也清亮。”

冬天再挪地方？温柔微微一笑，冬天的时候，说不定她已“病逝身亡”了呢！怕小环见她犯愁会担心，她撇开这些恼人心思，只笑道：“临水是好，只是蚊虫甚多，你到时别喊苦。”

温大娘挑了一座向阳的小楼，预备自个住楼上，温刚住楼下，满意地笑道：“这地方光亮，正适合刚儿读书。”又念了句佛号后道：“宅子里住处多，但咱们住惯小宅小户，倒觉得太过宽敞了，还是挤着点儿住好，那些不常去的楼阁也可以锁了，省得费神打扫，顺便替姑爷省下两个请下人的钱。”

温柔淡笑不语，心内怅然，望着远处的山石池水，忽然觉得长日漫漫，竟不知要怎样排解消遣了。从前，总觉得没时间睡觉，每日从一睁眼就要忙碌到夜里，若是有一天能得清闲，她必定在床上窝足一日来补眠，眼下时间多了，她反而有些无措，怪道要说“富贵闲人”，富了，贵了，才得闲！只是偷得的闲暇是享受，这光明正大得来的闲暇就令人腻了。

众人挑好住的地方，小环便偷空出去铺子里巡视了，温大娘则带着两个丫环铺床设帐，待得下人买了菜回来，闲在一旁无事可做的温柔便挽起袖子打算下厨，一来打发时间，二来一家大小都吃惯她做的饭菜，别人做的还真未必能合口味。

孙嫂和汤嫂正在厨下忙碌，看见她进来，都有些惶恐，待到见她拿起菜刀，更是讶然，连忙上前想抢过刀，“夫人，小心切了手，还是让我们来吧。”

“唔，你们帮我把那个黄瓜洗一下，还有这条咸鱼也蒸了。”温柔不理她们的劝阻，径自埋头切菜。

孙嫂和汤嫂见她运刀如飞，切的菜丝又细又匀，面面相觑之下又自愧不如，心中暗暗纳罕，她俩在入陆府之前，也在别的大户人家里待过，那些正妻妾室都怕弄粗了手，油污了衣裳，哪个肯亲自下厨？便是亲自做的小菜，事实上也不过是站在旁边指点下人几句，动口不动手，想来这位新主子是贫苦出身的吧，厨活做得倒还挺利索的。

天气热，没什么胃口吃油荤的东西，既然陆策说了，他们吃什么他就吃什么，温柔也不必多讲究，随手做了四样清淡小菜，蒸了一条咸鱼，又拌了一大盘蔬菜沙拉，再打两个鸡蛋，仔细撇净蛋清，将烧熟的油晾到稍凉后，分次滴入搁着蛋黄的碗内，拿筷子朝着一个方向慢慢打匀。

做这蛋黄沙拉酱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技巧，只要耐心就成，每次滴入碗内的油不可过多，数滴足够，这样才能调出浓稠的沙拉酱。最后浇在蔬菜沙拉上，颜色看起来很清爽，引人食欲大开。

待到夜里掌灯时分，温刚带着梅香先回来了，小环随后也赶了回来，温柔便吩咐摆饭。梅香踌躇着自个身份尴尬，非要去和下人一桌吃，却被温柔一把拽了回来，笑道：“怎么，你难道第一天认识我，不晓得我不讲究这个？”

梅香只瞟了陆策一眼，又低下头去。

“人多吃饭热闹。”陆策淡淡说了一句，也唤来洗竹坐下一块吃。

洗竹早习惯与陆策同桌吃饭，答应一声，先等温柔等人坐下，也入了座。事实上不只是他，若是云淡在，他们俩人私下也时常陪着陆策一块吃的，顺便回些事情，不过若是在陆家，老爷讲究规矩，就没有他俩上桌的份了。

梅香见洗竹坐了，这才跟着坐下，但终究胆怯，只低着头扒着碗里的白粥，连夹两筷面前的菜都不太敢。

温柔见状无奈叹息，心里恨恨地咒骂老天爷，好端端的，为何将她原先那自由自在的生活变成如此模样？好吧，现在要装出个样子替陆策管家，明明是女儿身却要被人称作夫人，就连梅香都变得胆胆怯怯的，真是令她觉得很不自在。

没错，陆策虽然外表看似淡漠，实则挺随兴的，但他的身份压在那里，行动举止自有大家风范，无形中也让人觉得很有压力，根本放松不起来。别说他们了，连她与他独处时都觉得十分拘谨。难怪古代婚姻一向讲究门当户对，童话故事里灰姑娘嫁了王子之后就没有下文了，原来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实在太太大，不是一时半刻就能适应得了。事到如今，只好忍一忍了，挨过这几个月，再出去过她的逍遥日子。

饭后，陆策和温刚看书，温柔和小环看账册，温大娘将梅香拉走八卦去了，倒是互不相扰。不过陆策与温柔同在一间书房内，见她坐在灯下看账，倒是诧异地挑了挑眉毛：“你识字？”

“嗯，跟着刚儿学过一些。”温柔咬着毛笔头，口齿含糊地道。

陆策回想起她白日里蹲在泥地上写写画画的那些奇怪的字，动了动嘴唇，终究没再问，自嘲地笑了笑，又低头看他的书去了。

温柔看完账，抬眼瞟了一眼陆策，再偷瞟一眼，欲言又止。

“你想说什么？”陆策没抬眼地开口问了。

这家伙似乎感觉很敏锐耶，偷偷瞟他都会被发现吗？温柔站起来走到门前，向外瞧了瞧，确定没有人后，这才合上房门，轻声问道：“夜里还要跟你同睡一张床吗？我不习惯。”

“唔，我也不习惯。”陆策还是没抬眼，不过唇角却略微向上弯起了一道好看的弧度，直到半天没听见动静，他才抬起头，见温柔背贴着门，站在那里想心事，不禁笑道：“再将就三个晚上，我之后得出门一段时日，你就可以安睡了。”

“你去哪啊？”温柔脱口问出话后，才觉得有些不妥，连忙改口道：“我是想说，等你回来之后，我们不必再睡一起了吧？”

“嗯。”陆策点点头，又垂下眼去看书，淡淡地道：“圣上只是多疑，还不至于无聊到成天派人盯着我们的地步，装上两天哄哄他也就算了。”

温柔闻言吃惊地倒吸一口凉气，他也够大胆了，竟敢私议皇帝老儿，用词还十分不敬，这在古代可是要杀头的罪名！难道不怕她去告上一状吗？

谁知陆策听见她吸气的声音，眼也不抬地就道：“怕什么，这里又没外人。”

温柔实在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只得望天无语。

第二章 账目差池

陆策说三天后要出门，温柔怀着复杂的心情，掐着指头数。

头一日，陆策白天带着洗竹出去，直到夜里才回来，还带回一只凤头八哥送她解闷。

第二日，一个叫云淡的贴身小厮回来，拿了一叠像是账册的东西交给陆策，他在书房里闭门看了一日。

第三日，陆策一早起来，将洗竹和云淡叫到书房内，说了半天的话，然后那云淡又消失不见了，而洗竹傍晚时分就开始替陆策收拾行装，预备次日出门。

好像很神秘的样子，不过温柔猜想他一定在忙生意上的事，平日倒没瞧出来，他这样一个养尊处优的少爷，还挺有经商的头脑，难怪敢跟家里闹翻，不怕被断了经济来源。

第四日大清早，温柔起床后还在梳头，洗竹就站在帘外回了一声，说他要和陆策出门去了。温柔淡淡嗯了一声，忽然觉得自己的表现实在不像嫁了人，一心牵挂着夫君的妇人，只好再多问一句，“什么时候回来？”

“小的也不知道，许是五六天，或者十天半个月的，没个准数儿。”洗竹在帘外恭谨回话。

“没事了，你去吧。”温柔站起来，深吸了一口气，对着镜子露出一个笑脸，心想拘谨了这数日，总算可以自在过两天日子了，只是心里为何还有股淡淡的离情别绪呢？

她没有出去送陆策，躲在房里吃了一碗双皮奶，然后自个与自个下五子棋玩，又支开丫环，开了箱子将这几个月攒的钱拿出来数，算算什么时候才能攒够开家小酒楼的钱，这可是她的梦想，只是需要的本钱太大，目前攒的钱还不够零头呢！一时郁闷，她又把钱丢回箱底锁好，拿了一本书，准备去池边的树荫下坐坐，戏戏水、翻翻书。

刚出门就遇上迎面进来的小环，温柔见她一脸忧忡之色，连忙问道：“出什么事了？”

小环蹙着眉，不知该怎么说才好，犹豫了一下，反手将门带上，拉着温柔走到里屋去。“姐姐，你有没有发现，梅香这两天神情有些不对？”

“梅香？”听见她原来是在为梅香担心，温柔原本紧张的心情顿时放松了，笑道：“她这两天举止是有点瑟缩不安的样子，话也少得多了，倒像是刚来咱们家时的模样，大概是不习惯现下的日子吧，你多宽解宽解她，再过两日就好了。”

“可是……”小环顿了顿，低头从袖子里取出一本账册，递给她道：“糕饼铺子里这两日的账有些不对，你自个看吧。”

温柔接过账册，翻开看了看，皱眉道：“怎么买食材比往常多花了一倍的钱？最近生意比较好吗？也不对啊，收入反倒少了。”

“生意和以往一样，姐姐，你再仔细看看。”小环手指着某一行，等她看清楚后，又翻到前面的账目比对。

“这——”温柔抬眼道：“每种食材的采买价格都比往常要高出两倍？”

小环咬着唇迟疑地道：“糕饼铺子要用什么食材我一向不懂，都是由梅香嘱咐伙计去买的，照理说，我该怀疑那个负责采买的伙计揩了油，买食材时多报账，可是……”

“说下去。”温柔将账册往桌上轻轻一搁。

“我连着几日去糕点铺子收账都没收到，夜里追问梅香每日花销和收入的账目来记账，她又总是推托说太累了，敷衍过去，直到昨晚才交了半吊钱来，向我报了账，而且只告诉我一个大约的数目，并没有细账。”小环叹口气接着道：“我又追问好半晌，她只说隔的时日长了，想不起来，我让她尽力想想，她才将几样不常用的食材采买数量和价钱告诉我，我一对账后，就觉得不对了。”

温柔沉吟着没有说话，搁在账册上的手拳起又松开，松开又拳起，最后坐了下来，望向小环道：“你确定是她？”

“我昨儿个一夜睡不着，翻来覆去总在想这件事，觉得她没有必要这样做，但账目的确不对……”小环低下头道：“早起我见梅香眼下也是一片淡淡的青乌，想必也一夜未睡，等她出门去了铺子，这才来找姐姐拿个主意。”

温柔望着账册愣了半天，这才长出一口气道：“这事还是谨慎些好，省得到最后让梅香寒了心，先把那个负责采买的伙计叫来问问。”

小环答应一声，却没有马上去，犹豫地再问：“找什么借口将他唤出来呢？梅香在铺子里不可能不知道咱们将他唤来问话。”

“那就不必将他唤来，你去铺子里察视的时候，顺便问他两句就好。”温柔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心里一时乱得很，见小环转身要出去了，又忙道：“等等，你不必直接问账目的事，就问这两日有没有陌生人去铺子里找过梅香。”

“姐姐的意思是……”小环有些不解。

“这段日子以来，我们待她并不刻薄，我不相信她无缘无故会做这种事，总有什么原因吧！”温柔叹了口气，情绪一下子变得很糟糕。其实不用查证，她也知道这事基本可以断定是梅香干的了，难怪这两天她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不敢抬眼瞧人。

小环离开后，温柔再没心思做任何事，只开了房门，坐到游廊的红漆雕栏上吹风发呆，廊下吊着鸟笼，里头那只陆策送的风头八哥正歪着头瞧她，温柔冲着它做了个鬼脸，龇牙一笑，结果那八哥一惊，扑着翅膀尖叫道：“好样的！”

扑哧一声，温柔忍不住被它逗笑了，原本还以为这只傻鸟不会说话呢，买来三天了，从没听它开过口，冷不防来这么一句，还真是令人惊喜。

正逗着八哥，想瞧瞧它还会说什么话，谁知它反倒不开口了，只顾着低头啄米。这时温柔听见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回头一瞧，见是温大娘带着香兰走过来，向她笑道：“有件事儿我琢磨了一夜，想听听你的意思。”

“什么事？”温柔心想怎么今儿个人人都有事啊？不过看温大娘脸上带着笑的模样，倒不像是烦心为难的样子，这才心里略定。

温大娘将香兰支走倒茶，坐到温柔身边笑道：“我想，给你和刚儿请个琴师如何？”

“琴师？”温柔诧异极了，不知她怎会莫名其妙想到这个主意。

“昨夜我瞧见刚儿一直在研究棋谱，想想你眼下得了闲，也该学点什么了。”温大娘笑道：“听说大户人家的姑娘，从小就要学琴棋书画这些风雅的玩意，这样将来嫁了人才好讨夫婿欢心，夫妻俩吟诗作对，这才叫夫唱妇随。”

温柔干脆回绝道：“娘，我不想学。”

“咦，怎么不想学呢？”温大娘好意劝说，“你如今只是个妾的身份，出身又不好，想要被扶正那是不可能的事，眼下姑爷没讨正妻和妾室，你日子还好过，若是今后他有了别人，你拿什么去争宠？虽说你有一手好厨艺傍身，可是嫁到这样不缺厨娘的人家，日日亲自下厨是有失体面的事。再者说……”

“娘！”温柔打断她的话，“我眼下没有心情学这个，不如你先找个琴师教刚儿吧，我看他对这些东西挺有兴趣的，多学点也好。”

即便要学，也要她自己喜欢才学，而不是拿琴棋书画来当做争宠的手段！说句不好听的，何止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会这些，勾栏里头的姑娘也会！那她是不是还要去学那些媚眼如丝、巧言调笑？最重要的是，她没必要这样去讨好陆策或是她将来真正的夫婿，若是她嫁人后夫婿要纳妾，到时还说不准是谁要休谁呢！

温大娘看着女儿好一会，低声叹息道：“你怎么总是不听劝呢？”这个女儿变得老与她意见不和，几乎到了她说什么就要反对什么的地步了，真搞不明白，母女俩的关系怎么会变成现下这样。

“娘，”温柔很无奈，“你不能将自己的想法强推到我身上。如今得了闲，你还是好好歇着，将养一下身体，找丫环们陪你抹抹纸牌，别想这么多事，徒令自个烦恼。”

温大娘长叹一声，还想再说，却听到那八哥拍了两下翅膀嚷道：“没错！没错！”她未出口的话顿时僵在舌尖，再也说不出来。

哄走了温大娘，温柔端着杯茶，心不在焉地逗着八哥，好不容易等到小环回来，远远看着她若有所思地走了过来，温柔再坐不住，起身迎上前就问道：“伙计怎么说？”

“他说最近有个赶车的大叔曾去找过梅香两回，每回两人都躲着人说上许久的话，那大叔才离开。”小环瞧了瞧温柔，又低头道：“我算过，他说那大叔两回去的日子，都是在咱俩出入沈府的那段时日。”

温柔沉吟道：“伙计有没有听到他们的谈话内容呢？”

小环摇摇头，“说是没听清楚，只隐约听到‘家里’、‘奶奶’等字眼，每回那大叔走后，梅香都避到内室里待上老半天，再出来的时候，眼儿红红的，像是哭过的样子。”

温柔默默走了几步，又坐回红漆雕栏上。她猜那位赶车的大叔一定是吴天才，他每隔一两月总是会顺道来一趟，替梅香把工钱带回家去。这次，一定是梅香的奶奶出了什么事吧，或是生病，或是亡故，都有可能，毕竟老人家年纪也大了。

“姐姐，这事该怎么办呢？”小环坐到她身边踌躇道：“我看梅香也是有苦衷的，要不要再找吴大叔问问？看她家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不用了。”温柔摇摇头道：“这事就让它过去吧，你我只当不知道，在梅香面前一个字也别提，日子该怎么过仍是照旧。”

小环睁大眼睛，望着她不语。

“账目上的事你多留点心，若是再有差池，你趁早告诉我。”温柔微倾了身子，理了理被压皱的裙子道：“若是没再出错，就把这事忘了吧。”

小环低头凝思了一会，这才展颜笑道：“我知道了。”

“好样的——”冷不防，那只八哥又开始在笼子里上窜下跳，小环先是被吓了一跳，待瞧清说话的是只鸟儿，又觉好笑，忍不住伸出手去敲了敲鸟笼，惹得八哥大叫一声，“别惹我——”

“噗——”温柔正喝茶，闻声喷了小环一裙子。

第三章 倾诉烦恼

梅香此刻正忐忑得片刻难安，她只要一想到家里发生的事，眼睛就发酸，再想到做了对不起温柔的事，心里又内疚。看情形，昨日小环已然察觉出账目不对了，要不也不会那样追问她。

方才，她在里头做糕点，听见小环与伙计闲话，虽没听清，也晓得说的是自己的事，她差点没忍住，想站出去承认，是她拿了铺子里的钱。可是，想到家里现下如此困难，若是少了她这每月五百文的工钱，恐怕更是要过不下去了，她又收住了脚步。正犹豫着，就听见小环在外头与她打了声招呼，说要回去了，待她赶出去时，只瞧见一道远去的背影。

“梅香姑娘，你这两日是不是有心事？”伙计见她站在铺门口愣神，不禁关心地问了一句。

“没……没什么……”梅香勉强一笑，又避入里屋去了。

待到铺子关门，她走回陆府的时候，更觉脚步沉重。温柔对她家有雪中送炭之恩，她却做出这种忘恩负义之事，还有什么脸面回去与温家大小一桌吃饭？如何面对烛光下那一张张满溢着温情的笑脸？

想着想着，她步子越拖越慢，也不知走了多久，才回到陆府门口，结果竟瞧见宅子边上有个人贴墙侧立，抬头望着府门前高挂的两盏灯笼发呆。

“叶大哥？”梅香诧异极了，压根没想到叶昱会在这里。

叶昱听见她这一声叫唤，身子微震了一下，这才缓缓转过头来，“是你啊！”

“嗯。”梅香应了一声，讶异问道：“你怎么站在门口不进去？”

“唔，我今几个出来办件事，路过这里，略站站歇个脚，就要赶回武馆了。”叶昱心不在焉地说着，又道：“你一会进去不必提起看见过我。”

“哦。”梅香见他似乎不愿意见到自己的样子，不禁低下头去，迈步继续往前走，不过走了数步，她再抬头望望那两盏高挂的灯笼，不知怎的，又停下了脚步，回头道：“叶大哥，你有空陪我说会话吗？”

其实她与叶昱不太熟，因他平日都是住在武馆，很少回温家，可是只有面对这样不太熟的人时，她才不会被心里的内疚压得喘不过气来。

叶昱很诧异她会想找自己说话，愣了一愣之后，还是点了点头。他心情也不好，也许和人闲聊两句，好过一个人胡思乱想。

片刻后，叶昱买了一坛酒回来，带着梅香在城墙下一处极为僻静的地方喝酒说话。

这里几乎没有行人经过，因此也不用担心别人对他俩投来异样的眼光。

“叶大哥，你说若是有人做了对不起他人的事，但她又是有苦衷的，该怎么办才好？”梅香坐在地上，捡了块小石片，在地上胡乱刮画着。

叶昱瞟了她一眼，闷头喝了口酒才道：“不管有没有苦衷，总是对不起他人了，能道歉的话就道个歉吧。”

“若是道了歉，别人不肯原谅她呢？”梅香的声音渐低。

“那就说明她将别人伤得太厉害，自个作的孽，只好自个承受了。”叶昱提起酒坛灌了一口酒，背靠在城墙上，仰头望着天上的星星。

梅香皱眉沉思着，半天没有再说话。

叶昱放下酒坛，又道：“打个比方吧，我家乡遭了水患，许多人逃了出来，却没有吃食果腹，没有衣裳御寒，于是这其中有些人为了活下去，就去抢劫他人，在他们看来，自个也是有苦衷的，可是被他们抢的那些人何其无辜？他们想活下去，别人就不想活下去了吗？”他闷哼了一声，“那些人若是再出现在我面前，我一个也不会饶过的！”勾起了伤心往事，他不禁愁上添愁，又猛灌了几口酒。

梅香见他越喝脸色越白，担心地道：“你少喝一点吧，回头醉了，可怎么回去？”

“醉了？”叶昱唇角勾出一抹嘲讽的笑，“喝酒不醉，不如去喝水，喝酒啊，就是求个醉字！喝醉了，倒头一睡，放眼就天明了，什么烦恼都没有。”说着，他将酒坛提到梅香面前，“你要不要喝一口？我瞧你似乎也有什么烦心事。”

“我……”梅香原是想跟叶昱聊聊，借些勇气回去向温柔认错，可是他说的那些话，又令她更加担心起来，生怕认了错，温柔不肯原谅她，那可怎么好？此刻听叶昱说醉酒能忘却烦心事，不禁有些跃跃欲试，迟疑地道：“那我喝一口试试吧。”

酒坛十分沉重，梅香接过时险些砸落在地上，叶昱伸手在坛底一托，“小心些，若是砸了，这会上哪买去？”

梅香头凑过去，喝了一大口酒，顿时觉一股辛辣直透脑门，又好似有一团火，从喉头一路烧入胃里，令她十分难受，皱着眉头憋了半天气，待那辛辣之感稍减，才长出一口气道：“好难喝！”

“这是酒啊！又不是小孩子家喝的糖水，味道当然不会太好，不过喝惯了就觉得好喝了。”叶昱将酒坛取了回来，又灌了两口，半天没听见梅香出声，转眼才瞧见她脸色涨得通红，眼神也迷蒙起来，忍不住笑道：“不会吧，只喝了一口就醉了？”

梅香摇摇头，露出一个恍惚的笑，“有点晕，身体好像要飘起来了。叶大哥，再给我喝两口吧？”

叶昱此刻也有些醉意，不过头脑还算清醒，见她这样，蓦然想起男女有别，哪敢再给她酒喝，再喝下去，他都不知该怎么送她回去了，何况要是到时她在温柔面前说瞧见过自己，岂不更是糟糕？于是拒绝道：“咱俩都别喝了，再说一会话，我送你回去。”

“叶大哥，我做了对不起姐姐的事。”不知是不是酒后壮胆，梅香低下头，径自将心事说了出来，语带哭音地道：“我……我偷拿了铺子里的钱，还撒了谎……你说……姐姐她会原谅我吗？”

叶昱听她说完整件事，沉默了半晌，没有出言安慰她，只是站起身将酒坛递给她

道：“你再喝一小口，我送你回去吧。这事情你最好自己和她说清楚。我想她不至于在乎那几个钱，她在乎的是你怎么对她。”

※

※

※

梅香被叶昱送回到陆府门前时，温柔已经找她找得快疯了。

“这么晚了，她单身一个人，到底会上哪去啊？”温柔在屋子里急得团团转，坐立不安。

“不在铺子里，回来的那条路也仔细找了两遍，都没找到，她该不会是遇见拍花的了吧？”温大娘皱着眉道：“若是这样，那……那……”她也说不下去了。

“娘，你别吓人好不好？”温柔揉揉太阳穴道：“我再出去找找。”

她说着迈步就走，却被小环拖住劝道：“天这么黑了，你上哪找去？要去，我和温刚一同去吧。”

“你留下，我换了男装和温刚一起去。”温柔刚想回房换衣裳，就见香兰一路跑进来道：“梅香姑娘回来了——”

“哎，你到底上哪去了？”温大娘上前一把拉住跟在香兰身后的梅香，担心地抱怨道：“可把人急坏了！咦，怎么酒味这么重？你喝酒了？”

梅香低着头，闷声不响，走到温柔面前后扑通跪下，哭道：“姐姐，我对不起你。”

在场的除了小环和温柔外，所有的人都一下子懵了，不晓得梅香唱的这是哪一出。

“我……”梅香刚想将事情一股脑地说出来，就被温柔打断道：“你先起来。”见她不动，温柔干脆上前将她拉起，“有话到我房里去说。”

她牵着梅香的手就往廊上走去，出门前顺带丢了个眼色给小环。小环会意，转身拉住想要跟过去的温大娘道：“大娘，咱们先吃饭吧，都饿了这么久了。”

温柔将梅香带回房里，随手门上门，转身摸黑点了灯，看看她那已哭花的脸，叹了口气道：“你要说的事我都知道了，不过我还想听听你自个怎么想的，眼下没有别人，你说吧。”

梅香低着头，不敢看她，哽咽着将吴天才来找她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最初一次，是告诉她祖母病重，她本想回去看看，但见温柔那两天忙得抽不出空来，自己肯定也走不开的，又不想拿自个家里的事烦她，就没有说。第二回，吴天才告诉她，祖母年纪大了熬不过去，已经病逝，家里没有办丧事的钱，问梅香能不能找温柔想法子借点。

“我本想找姐姐借点钱，只是那时你和小环姐姐都……都夜宿在沈府……我不晓得你们什么时候才回来，姑父也不能一直陪着等……天气热，家里停不住灵，我不能……看着奶奶死了还遭罪……一时心急，就挪了铺子里的钱用……还哄着姑父说是姐姐平日赏的……”

梅香哭到说不下去，温柔没有催她，耐心等待她哭过了劲儿，又接着道：“我已做错了事，怕你赶我走，益发不敢说出来，只想隔着上些时日……能用自个的工钱补上这挪

用的钱……其实小环姐姐最初来问我时，我就该说出来，只是做了错事心里发慌，不知怎的又扯了谎，错也越犯越大……到了如今这地步，后悔也迟了，姐姐随便怎样罚我都成，只求你别赶我走……”她眼泪止都止不住，又要跪下。

梅香这事温柔原就不打算声张，想看看她日后行事再决定怎么处置，只是眼下既然说开了，有些事情还是点明了好。

温柔暗叹一声，伸手将她拉过来，取了帕子替她拭了拭泪道：“你的苦处我能理解，但这不代表你做的事是对的，哪怕当时你跟我娘……唉，我那个娘是靠不住的，哪怕你跟温刚先说一声，再挪用铺子里的钱救急，也比私下挪用强些不是？”

“嗯……”梅香低着头不住掉泪，心里懊愧难当。

梅香毕竟还小，事情不可能想得太周全，这次的事真是发生得不凑巧，自己不在，她想求助也没有机会，温柔便不想太苛责她了，再说现下铺子里也缺不了人手，便道：“这事就这么过去吧，今后也别再提了，你在铺子里挪的钱，回头我从你工钱里扣。”

“姐姐不赶我走吗？”梅香蓦然抬头，闪着泪花的眼里带着抹喜悦。

“这回不赶你走，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不能再有下一回，若是再犯，我就不得不赶你走了。”温柔直视着她道：“今后有事，你都可以来找我商议，别自个做出错事来。”

“我保证，决不会再有下一次！否则我不得好死……”梅香抬手就发起毒誓。

“能做到就成了，不需要发什么誓。”温柔淡淡一笑，把事情都说清楚了，她也觉得轻松许多，只是想想又不放心，多问了她一句，“家里还缺钱吗？你奶奶葬了没有？”

谁知这一问，梅香想起亲人去世，心里悲痛，立刻又扑到她身上放声大哭起来，这次连话也答不出来了。

温柔任由她抱着自己哭了半天，才拍拍她的肩叹道：“这几日倒也苦了你，这么多事憋在心里说不出来，奶奶走了也没能瞧上最后一眼。”

梅香憋了这许久，只有每天晚上能闷在被子里悄悄哭上一阵，此刻得了温柔谅解，又听她软言相慰，哪里还停得下来？反倒越哭越厉害了。

温柔由着她去哭，也不再劝，知道遇上这种伤心事，最好还是哭够了，心里才不会有什么郁积。她甚至开了门，自个退出去，留她一人在房内哭个尽兴。

过了小半个时辰，温柔敷衍完温大娘，打发她去睡了，又亲自下厨煮了一小锅红枣粥，拿到房内，唤梅香来吃。

梅香哭过一场，这会两只眼睛肿得厉害，正难为情，见温柔进来，连忙低头遮掩道：“姐姐，我回房去了。”

“急什么？喝了粥再走。”温柔舀了一碗搁在桌上，“甜食能让人心情好一些，快趁热喝。”她自个也还没吃饭，遂也舀了一碗，坐下来陪着一块喝。

两人心里的疙瘩解开，边喝粥边闲话起来。温柔逗趣她道：“你是不是在外头喝酒壮了胆，才敢回来将事情告诉我？”

“是……”梅香不好意思的承认了，但随即想起叶昱的嘱咐，连忙又补了一句道：“我一个人喝的，只喝了两口，没有人陪着。”

真是小孩子，连撒谎都不会，她这么说，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温柔低头笑着，又喝了几口粥，才忽然问道：“叶昱没喝醉吧？”

“他没醉……”梅香此刻饥肠辘辘，喝粥正喝得香甜，话说到一半，才惊觉自己露了口风，连忙放下勺子，掩住了嘴，睁大眼睛，盯着温柔半晌，苦着脸道：“姐姐，你怎么知道？”

“在这京城里，你还能认得谁？”温柔舀着碗里的粥，笑着缓缓道：“我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两个人，能让你放心和他一起喝酒的，吴大叔自然不会拿酒给你喝，再说就算他拿酒给你喝了，你也没必要瞒我吧？那么就只剩叶昱啦。”

梅香尴尬道：“他不让我说的。”

“你在哪里遇见他的？”温柔微蹙了眉问。

“就在回来的路上，我看见他在门口，心情似乎不太好的样子。”梅香没能守住秘密，心里对叶昱虽感到抱歉，但她毕竟年纪还小，说话不懂得藏掩，还是一五一十说了出来。

温柔低头苦笑，觉得嘴里香甜的粥，顿时变得有些难以下咽。她穿越前后的两世加起来也算活了二十来年，叶昱心里那点小心思，她多少也能感觉到。从前她也考虑过，是不是就接受叶昱的感情，与他一起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但是每回想了又想，总觉得实在无法接受。

别看她眼下的年纪同叶昱差不多大，事实上她的心理年纪要比叶昱大上好几岁，与他在一起，就像和温刚在一起，她只拿他们当弟弟看，一想到要和一个弟弟谈恋爱，她就有一种老牛吃嫩草的感觉，真的很有心理障碍。这一点，她和天下大部分女子一样，免不了俗，觉得恋爱结婚该找年龄比自己大的男子，这样撒起娇来，也不会有装嫩的异样感。

吃完粥，温柔让梅香回去睡觉，也没喊人，自个想着心事，将碗筷收拾洗净，躺在床上准备睡觉时，心里还想着叶昱的事，苦于无法坦然开解。她知道叶昱骨子里是个骄傲的人，不会肯将脆弱的心事坦露在别人眼前，也不会想让别人同情他，尤其是不愿意让她知道吧，要不然，今天晚上这事，他也不会嘱咐梅香守密了。

她在床上翻了个身，叹了口气。既然他不愿说，自己又怎能故意去捅破这层窗户纸？就算想说开，又能对他说什么？说咱们两个不合适？还是说我从来没想过要嫁给你，你还是死了心吧？

前者太敷衍，后者太伤人，还是假装不知道好了，反正在叶昱看来，她此刻已然嫁了人，他们两个是不可能在一起的。好在他们相处的时日原本就不长，眼下又不常见面，希望他那少年的青涩情怀，能够被时间消磨得慢慢淡却吧。

第四章 被迫学琴

夜里辗转反侧睡得迟了，次日醒得就晚，温柔醒后听见一片淅沥沥的轻响，再看窗纸上映照的天色暗淡，这才意会过来，原来下雨了。

披衣起床，刚打开房门，入眼就见一片明净的葱翠，又有一股凉风卷着潮湿气息扑面而来，令她忍不住打了个寒颤，紧了紧身上的衣裳。虽是夏季，但这宅子里种的花草树木繁多，屋子四周又全是竹林，因此下了雨，清晨还是很凉的。

采芹在廊上喂八哥，瞧见她起来，连忙打了水来。温柔原本不习惯让人服侍，她知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要是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米虫日子，那以后离开了怎么办？可是到了眼下这地步，却不得不将就了，只因前两日，她什么事都自个动手，这些丫环仆童反倒惶恐，以为她嫌他们笨手笨脚，服侍不好。

背地里采芹曾偷偷哭红眼，向香兰倾诉说：“怕是过段时日，我就要被转卖出去了，可是家里父母早已亡故，我一向跟着舅舅过活，偏生舅舅家的孩子也多，又穷，舅母嫌我白吃了他们家的饭，成天变着法子在舅舅耳旁唠叨，说要将我卖了。我心里害怕，做事更勤快，但舅舅禁不住唠叨，还想着送家里的两个弟弟上学读书，终是将我卖了。如今能被这样的人家买来，也算是一场造化，若是再被转卖出去，就不见得有这样好的运气了，也不知是要被送进勾栏里头，还是遇上刻薄的主子家，总归是要丢了这条命……”

香兰也叹气道：“我还不如你呢，虽有个爹在，可是他成日里只知赌输了喝，喝醉了打骂人撒气，家里东西都变卖光了，最后他连我这个亲生女儿都卖了，好换钱去赌去喝。有时我想想，卖了也好，眼不见为净，好歹我也能过上两天安生日子，但如今这情形，只怕在这里也待不长久了。”

两人说着就淌眼抹泪，相互安慰。温柔那天经过竹林时听见这段话，情绪复杂得很，又怕被她们发现，就悄悄走开了。后来她私下想想，觉得做人还是变通点好，只要不是太违背原则的事，迁就一下也没什么关系，反正她又不会打骂虐待这些丫头，既然她们要做事才觉得安心，那就让她们去做吧，横竖也不过是打扫庭院、梳头洗衣，都是些轻松的家活。

采芹这两天见温柔肯让她们服侍了，忐忑的情绪也减缓许多，总挂着张笑脸，此刻帮温柔梳头，将根银簪子插到她鬓发上的时候，不禁低声笑道：“夫人打扮得太素淡了，都没几件像样的首饰，衣裳也不是什么好料子，若是不知道的，都瞧不出您的身份来。”

温柔闻言微微一笑，也不答话。她自觉衣裳这种东西，穿起来舒服就好，若是拿上好的料子来做衣裳，恐怕她才会小心翼翼，坐立不安呢！首饰也一样，多了怕贼偷，插个满头又嫌重，不如简单点好。

梳洗完，采芹捧了水出去，又拿掸子进来打扫屋子，温柔便出了房，沿着游廊，预备到厨下去给自个弄点吃的。刚走没多远，恰见小环着一身豆青色衣裙，手执一把油纸伞从临水轩里出来，衬着如烟如雾的细雨和远处的水色树影，真像国画里的仕女图，有种浓浓的唐诗宋词里的韵味，温柔忍不住停下脚步，看得入迷了。

小环提着裙子一抬眼瞧见温柔，连忙走过来，抱怨着笑道：“好恼人的天气，走不到两步就沾了一身泥水。”

“今几个就别出门了，街上人来车往的，等你回来，恐怕就变成泥人了。”温柔也笑，古代就是这点不方便，毕竟道路不全是青石板铺成的，下雨天到处都湿淋淋的，有